

「我不曉得，」我竭力鎮定，隨改口說：「我沒拿行李來，請你去替我拿來好啦！」校役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說出可怕的話來，他如不敢去取行李怎麼好呢？因此我裝作沒事的样子，姜伯母走進來問：「怎麼回事？你並沒有回去啊？」「沒有」我說：「從昨晚來到，還沒出這房門呢！」於是她老人家拉我一同坐下來說：「現在你已



影 展 巡 禮

記「菩提杯」攝影蒞院展覽

王如萍

這個久為社會人士遺忘

的地方——省立樂生痲瘋療養院，本來一向沉寂得像一湖靜靜的死水；到處充溢着沉默憂傷的氣氛，與荒涼淒清的景象。自從院中的「栖蓮精舍」，在教內大德，與本院蓮友協力經營之下落成後，好像是一顆石子，輕輕地投入寂靜的湖心，接着便激起了一連串富有生意的漣漪：因而才引起各方的注意與關顧。

五月四日的早晨，朝陽剛從東方升起，曉風吹拂着掛滿了露珠的樹梢的當兒，位在樂生院中央的「栖蓮精舍」裡，忽然鐘鼓齊鳴，一聲聲，清脆而抑揚地傳到每一個靜謐的病房，和每一位正在刷牙洗臉準備吃早飯的患者的耳朵裡。（她們聽到了這種熟悉而富有吸引力的聲音後，便急忙放下飯碗，換上整齊清潔的衣服，齊向佛堂所在地奔去。雖然他（她）們並不清楚佛堂裡今天有什麼事，同時事前也沒獲得任何消息，但每個人心裡却都有數：起碼不是平常的集會，所以，今天走出病房的患友們，顯得特別熱烈踴躍。

因為近些時來，到本院來參觀慰問的佛教團體太多了，況且每一

經離開那裏，我才敢和你講，先前我不知道，文英看你回來，她告訴我你是住在董家那老宅子，那座宅子很不吉利，大概是風水被他家先人拔盡了，那位老太太，人清淨慈和，就是命苦，三個兒子均夭折了，兩代孀居，小孫兒是個遺腹子，還有一個老姑娘臥病多年，過繼的姪媳婦，因夫婦不和自縊了。「在西廂房？」我急迫地問，「

「說是在她自己的房裏，」這句話把我的魂靈驚飛天外了，兩手抱住她的胳膊：「伯母！伯母！我就是住她的屋子，」文英走過來撫着我的肩連說：「不怕，不怕！」姜伯母繼說：「現在不必怕了——你聽我講，前年一個佃戶給她家送糧食，是個結實漢子，因為天氣太熱，讓他在西廂房門裏一塊門板上息息午再走，約有點來鐘，只聽他大吵大

鬧，大家跑去，他一面叫喊，一面打筋斗，一個筋斗打半天高，誰也不敢近前，找了幾個有力的男子，才把他按下，抬到別的屋裏，睡了一覺兒便好了，問他怎麼回事，他還不知道呢！有過幾次類似的事情發生，以後再沒有人敢進那屋裏，學校遷去不久，不曉得，現在一般讀書人也不相信這些，因為我和他家是老親戚，知道得清楚，本想叫文英告訴你，別住那裏，她也不相信這些事，說你住地很平安，定是你的福份大，鎮壓得住。」「那裏！大概是我供着金剛經的關係！」

這故事遺忘多年，影子都沒有了，由於宜的一句話觸着它，全般呈現於腦海；人真是個奇怪東西，本身上的一些奧秘，自己都弄不清楚，難怪對於宇宙是這等迷惘！我接着說：「宜，今天你說將代我誦一藏全剛經，這是多麼奇妙的一迴照！魯公女的故事，我不敢相信，但金剛經的法力，却是我親身經歷千真萬確的事實。」宜呆呆的像在聽述一則天方夜譚，半響才戲謔地說：「魯公女的故事，也許是真的，我雖然是張生，却希望你像魯公女那個天壽鬼。」說着我們歡快地握手笑起來。這輕鬆的笑聲，飄過沈寂的夜幕。

天漢無聲，月輪當空了，堂上篆煙迴旋，燭光輝耀，一局零亂棋子，散在棹上，我靜靜的讀書，宜靜靜的誦經了。

院展覽！」

「啊！下午還有幻燈……」
樹刊主辦的，「菩提杯」攝影環島展覽，是一個使這裡久已嚮往而不勝翹望的消息；今天一旦實現，大家那種高興勁兒，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！

「菩提杯」影展的消息，在院裡不脛而走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很快地就傳遍了每一個角落。因此，有幾位病情較重，行動不便的蓮友，和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患友們，也都被「菩提杯」三個字吸引來了。今天樂生院裡開動的情形，可以說自建院以來，除了「精舍」舉行落成典禮那天外，可以說是僅有的第二次了！

四面八方，凡是通往佛堂的道路上，都絡繹不絕，擁擠不堪；佛堂四週的草地上，更是人山人海，黑壓壓的一片，幾乎連下腳的空隙都沒有。看當場擁擠的情形，真未免使人有點擔心：這麼多的觀衆，如果一擁而進，儘管佛堂裡的面積並不算太小，事實上也萬難容的下呀，更何況裡邊還擺了那麼多的照片，幸而事前在入口處設了一個簽名「站」，那些急於「先親爲快」的觀衆們，不得不依次簽名魚貫而入，總算解決了擠的問題。

爲了便於觀衆參觀，展出的照片，是分兩部份放置在佛堂裡的；「菩提杯」入選佳作，個別掛在盡後頭黑板上，其次附帶展出的各種

照片，則分類擺在桌子上，沿着四週的牆壁擺起，整整地擺了一圈。

觀衆們從大門右首簽名走入佛堂，順着次序轉到左首出來，剛好所有的照片也看了一遍；不過，有幾位粗心大意的觀衆，面對着這麼多寶貴的影片，早已目不暇接，眼花繚亂，結果光低着頭欣賞擺在桌子上的照片了，却忽略了影展的主要部份——掛在背後黑板上的入選佳作！

「菩提杯」展出的各種影片，可以說應有盡有，質與量均達要求的頂點，每一幀都極受觀衆的歡迎。尤其是大陸各叢林的名勝古蹟攝影，更會給人一種特別的感覺；面臨那種偉大莊嚴的景象，不禁使人親物思舊，頓生「萬里乾坤，百年興廢」之感；稍加深思，更進而會連想到共匪種種摧殘宗教、毀滅文化的暴行，則更覺滿懷悲憤，憂從中來……大陸在俄帝與共匪双重暴力控制之下，不但各大叢林早被拆毀，恐怕連歷代的名勝古蹟，也早已蕩然無存了！

另一部分最使一般人感到驚奇的，是那幾幅國際佛教動態新聞片。一般人心目中，只知道東方是佛教發祥地，遠東各國信奉佛教的比較普遍，而西方新興國家，則是上帝的天下；却沒想到，事實上金元王國裡竟然也有佛教的踪跡，在那些藍眼睛、高鼻子人物當中，竟然也有落髮受戒、身披袈裟的洋和尚

。這真是驚人的奇蹟，聞所未聞的新聞！

因此，不但糾正了一般人對佛教「陳舊」的錯誤觀念，更深深地提醒了大家，惟有佛教才是毫無迷信色彩，完全合乎現代科學，屬於理智的宗教；越是科學發達，教育水準高的國家，才越易於接近佛教，越適於研究佛學！

觀衆愈來愈多，佛堂裡也愈來愈擠。主持影展的朱許二位大居士，更忙得個不亦樂乎，一面跟大家打招呼，一面還要替觀衆講解照片的內容；更在百忙中還抽空拍攝了幾個當場最熱鬧的鏡頭。

在介紹臺中蓮社活動攝影時，朱居士指着一幅照片裡的人物，問一位年輕的蓮友：「認識這是誰吧？」「當然認識」年輕的蓮友很肯定地回答：「這是最景仰的李老居士。」朱居士笑了，站在附近的蓮友們也都笑了起來。說真的，李老居士雖然並不常到這裡來，但是在全體蓮友當中，却沒有一個不認識他老人家的。

大約在十一點左右吧，朱居士看看參觀的人已不像剛才那麼擁擠了，於是便對大家宣布了另一個消息：

「各位道友，爲了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不能在這裡久待，今天下午還要趕到桃園，繼續進行我們的環島展覽工作。」講到這裡，在場蓮友的臉上，都流露出不勝依依的表

情，朱居士又接着說：「在座的道友，都是身染沉疴的惡病患者，困居病院，很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。爲了要縮短你們與健康人之間的距離，所以我此次來院展覽影片，並順便帶了一座錄音機來，想把大家的聲音介紹給社會上的道友，以及各界人士；使他們知道各位雖在病苦纏綿中，仍能安心修持，努力追求佛陀的大道……」

朱居士的話告一段落，便在莊重肅穆的氣氛中開開了錄音機，先是唱讚錄音，計有「寶鼎讚」、「讚佛偈」、「回向文」、「三皈依」等；繼錄佛歌，計有「歡迎」、「祈求」、「慈悲」等三支。錄音完畢，已經快一點了，朱許二位大居士便趕往迴龍寺吃中飯。

今天天氣特別晴朗，也顯得特別燥熱；尤其是午後，簡直熱得有點使人吃不消。當下午兩點，收拾起照片放映幻燈的時候，因爲門窗皆用布幔圍起，裡邊一點風也沒有；不但使站在台上操縱放映機的朱許二位大居士汗流浹背，坐在台下的觀衆們也不禁揮汗如雨！儘管如此悶熱，但大家的豪興仍不稍減。直到壁鐘敲過四點，方始圓滿結束，盡歡而散。

已訂大藏經者不可不備

閱藏知津

萬益 著
大師

舊商務版道林紙精印
每部六冊臺幣四十元

流通處：本刊讀者服務部